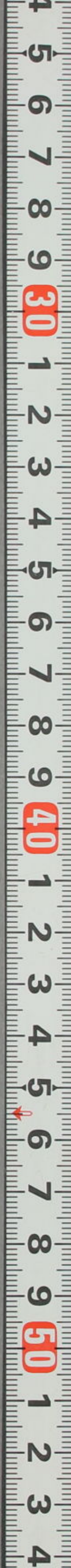




老子  
子  
釋  
解

上

1637  
1



卷一

卷一

吾伯父淇園先生之說六經也以審辨  
 字義用袖釋其篇旨為立其志蓋欲以  
 明經藝之大要至如解老氏之書其餘  
 諸蓋皆賢注老子者亦多矣然而其於  
 篇旨率皆斷折不相接屬先生但欲以  
 記古人著書其文章皆不有前後相  
 貫屬者是以特亦為作之釋解非謂老  
 子之書與聖人合故取之也蓋余自知  
 學倚先生學國其論之曰老于唯知神

審辨

1637  
1-2



吾伯父淇園先生之說六經也以審辨  
字義用袖釋其篇旨為主其志蓋欲以  
明經藝之大要至如解老氏之書其餘  
緒蓋皆賢注老子者亦多矣然而其於  
篇旨率皆斷析不相接屬先生但欲以  
証古人著書其文意皆不有前後相  
貫屬者是以特亦為作之釋解非謂老  
子之旨與聖人合故取之也蓋余自幼  
常侍先生屢聞其論之曰老子唯知坤



之而未知有乾之者意此唯知修煉其  
道於己心而不知制之於其形故曰虛  
無守靜無為不爭是其言老子之大略  
也頃者命其校以附梓先生嘗得晉王  
右軍書道德經有褚遂良貞觀十五筆  
跋之本於高孺皮家與世行本此校頗  
有異同而釋解頗多依之今因併錄且  
聊識先生作釋之意所在云寬政九年  
丁巳仲秋留士谷成基拜撰



老子釋解卷之上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著



道可道非常道

曰可者乃其於物也。有畫君子得則小人失。小人得則君子失。故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言今舉道以言之。有可道之道。有不可道之道。而其可與不可相合者。是

為得其常者。如但以其可道者。謂之道。則其物偏於義。欠通融。故曰非常道也。舉名以言之。亦然。苟可以名。則其物乃偏定。不復兼變。故曰非常名也。凡華夷古今。其民之所由殊途。故可道非常道。父子君臣。隨偶別稱。故可名非常名。遺名取實。是之謂常。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所以立者。但因為據其實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今假立無字。以有字。以名萬物之母。然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今之其有無之名。亦非常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今之其妙。於其無所以然者。蓋欲學者。之以觀。常有欲。以觀

其微於其有之所有無之處蓋欲學者之以觀其微  
其有故稱曰無對其無故稱曰有今皆觀之於其感  
於對而未稱有無之際即所謂常之也常則不為有  
無偏執乃老子之道所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  
本由故曰衆妙之門此有無兩者同出於妙微之  
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間而異其名者耳其同之所  
在謂之玄玄猶有可名是常其玄去其  
名即玄之又玄此乃衆妙所由出之門

右第一章

此章先欲明衆妙之門故先以有無名天地之  
始萬物之母而常其有無即為同出之玄而又  
玄之得到其真際以此盡天地萬物則衆妙因  
出焉即所謂衆妙之門矣

天下下二十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已非惡則不能知美非善則不能知善故有無相生難易相

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

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即有無相而

不辭即處無為之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

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右第二章

此章承前有無相生而以言凡物有兩端之類  
舉其一則其與偶者亦必隨興是以聖人處無  
為行不言雖功成亦弗居弗居則功却不去即

亦與偶之隨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見示可欲使心不亂作心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民其也常使民無知無欲無常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右第三章

此章因明無為之治必得成功也

道冲句而用之或不盈冲者言其為物體人可入而恣有之也不盈者言不盈其所用而常苦其窳也以為有則或又屬於無以為無者亦然故曰不盈也曰或者乃亦令人自審諱之之辭也此言人內自察其道有若此之形象也淵乎似萬物之宗淵深遠貌萬物不能

引之於已而當往以挫其銳解其紛此言其外者和

其光同其塵此言其在內者即冲光光明湛兮似若

存湛深免言似若有物存者道蓋顯乎其存者吾不

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象猶云肖似也言萬物皆自此道以得其生者也帝之先字疑

亦本於易帝出乎震者

右第四章

此章以前三章已畢盡大綱因更復及細目先

明道体用之狀態若是也

天地不仁不仁非背仁之謂謂不仁以行仁為專要事業也以萬物為芻狗已而棄之此即後使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二句其多言數窮之由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二句

帶說以與前處無為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  
 之事作照應者耳  
 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仁與多言一字相  
 接應蓋動而愈出  
 故多言數窮以為芻狗故不如守中  
 以常防其所棄  
 也不守中則精神外馳以生多言按此四句欲言下  
 二句先以此作一冒者蓋以明不  
 屈而愈出故多言必有數窮也

右第五章

此章更舉天地及聖人事行而以實前所貌言  
 道者因又見中之宜守也

谷神不死  
谷神與前中字相接應即天地之始萬物  
 之母即又橐籥底之氣是也不死即不屈  
 是謂玄牝  
曰牝者蓋以明又有狂之辭也此非玄牝  
 即玄牝之門即守中與多言所出之處  
 玄牝之門  
門者乃牝之所由是謂天地根  
 與天地不  
 入萬物之所由出

仁之天  
 地應  
 綿綿若存  
以實言用之不勤  
 即守中  
 言言天地之於  
 玄牝常令之綿綿不絕蓋如  
 欲令之以存故云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

此章就天地之間及守中之中舉示其谷神而  
 玄即第一章同出異名之玄門即衆妙門之門  
 天長地久  
即天地根  
 之天地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  
 自生  
不自生與前  
 不仁相應  
 故能長生是以  
畧思之  
 二字  
 聖人後其  
 身而身先  
私存字與前數存相照應無  
 與前芻狗應言聖人不  
 外其身而身存  
私存字與前數存相照應無  
 與前芻狗應言聖人不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仁而守中故其身常  
 為物後常為道外也  
 是體態之用無私是後外之意思此十一字一氣讀  
 中間插邪字仍為一讀史記趙堯傳亦有如是句法

老子經解 卷之十一  
何以知之蓋以其與前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句法同故也

右第七章

此章長久即不死乃是更張大谷神以見其效若此者也後外不自生亦若存不勤之謂而總此三章旨亦唯是要守中而不須事用之意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不爭乃後

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淵字即前淵乎似萬物之淵與善

仁仁此義為長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

不爭故無尤善皆利物不爭之謂

右第八章

此章不爭而處衆所惡者即是聖人後外其身之旨

持而盈之不知其已盈字與前應蓋欲爭者揣而銳

之不可長保銳字與前應按持而盈之以其當金玉

滿堂莫之能守守字與前映滿字須着眼蓋金玉不

是其所以言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富貴不與驕奢期

不與怨咎期而怨咎自至此亦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

右第九章

此章因明用之不可得竟其功也富貴已下更



自不可長保不如其已來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按二十一章云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又見其抱一無離之情狀者嬰上褚本有知字八章云滌除玄覽能無

疵乎此滌除即滌除夫千識萬慮也玄覽即其心常住於其有無同出之玄而常以其玄為觀故曰

玄覽此言愛民治國亦不離其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此言愛民治國亦不離其

也天門開闔蓋謂目也按雌字必為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開闔蓋謂目也按雌字

謂不思慮而自識知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二十八

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明白四達者或又為其智識明達所奪其守今猶能無知者甚難能之事而人未

能於此則未足謂其生之按五十一一章云道生之畜能守是以更詰究也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

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特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與此類而此殊缺畧疑此已下即五十一一章之文錯出

者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特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生

不有為而不特與第二十章應

右第十章

此章更又細議其守中之要者營魄藏千識萬

慮而其載之者能抱一而不為夫千識萬慮所

奪其守則所謂無離者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此一章以明前六

此明有中無之為有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

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

便利無之以為用

右第十一章

此章所稱無者即前章抱一之謂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則五適於其餘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與

為而不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不為目與前

門開闔相應

右第十三章

此章即亦前滌除玄覽之旨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言失寵若驚則得寵亦宜若是謂寵辱若

驚言以其思為得之心之起為失之心之起則當須若驚其遇不意之事也褚本無此六字何

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

身無身即有天下而無身吾有何患故其貴之貴以

身為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言可寄託其身於愛以

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以身為天下即大患

謂也其已無身乃天下而天下又無復大患故可以寄託於天下也

右第十三章

此章先論無身以身為天下則無身無身而遇

寵乃是人本以已身為下也故曰若驚既居其

寵而失之乃是人本以已身為上也故曰若驚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搏之不得此其物體蓋言天下之人心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合視聽搏以言之者蓋欲其皆歸之於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言其上以下之無物故不分外明皦其下以上之無物不翳然闇昧按心想物之重疊者其上亦不為皦明而其下亦不為翳昧也繩繩之所羨羨相生雖有物不可名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可見上數言皆以言心神之狀故此有惚恍之稱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所不見者即執古之道先者是也即亦前所云為以御今之有今之有即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執而御即能知古始者帝之先能知者則以行是道而不惑故曰道紀

右第十四章

此章次論不動心前章已言其外身故次論心神之狀就心神之狀更遍出其所不見首後者直名之曰古之道而執之以御今之有者亦守中之謂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其中深不可識其外夫唯不可識大強為之容夫褚本豫兮若冬涉川言其意而不可識猶兮若畏四鄰言小取為之而數自反縮也為之也儼兮其若客褚本儼若客渙兮其若水之將釋褚本渙若水將釋渙分散也不可堅

若水之將釋者，敦兮其若樸，不為物曠兮其若谷。自人見其內也。曠，空也。渾兮其若濁，而不辨也。孰能濁以止，止字無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褚本無動字，徐生乃曰之，則其言所保此道者不欲盈，保字與揣而銳之受萬物者可知。保，不可長保相照盈者言自己。夫惟不盈，故敝不新成。褚本故作是，以能盈之也。餘若遇敝，則出所餘以易之，故曰不新成也。

右第十五章

此章舉古之士善不動心，而以執御者以勸人，為不盈也。

致虛極，守靜篤。致虛者曠，其若谷之謂守靜者，靜之徐清之謂極者，務盡其力也。篤者不

易其萬物並作，不可名者，是也。繩繩，吾以觀其復。唯守道也。萬物並作，不可名者，是也。繩繩，吾以觀其復。唯守靜不動以觀夫並作者，復歸無物也。按前夫物芸芸，十五章並皆致虛守靜至此始發其用。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處是也。但無物而曰根者，無乃有之。本有乃無之本，故難分遣。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者，歸根故不妄乘其物以作動，故曰明。知常容，容乃雖不知者妄動不可復收，故曰作凶。知常容，容乃雖而不，容乃公。故曰公。私，公乃王。公之至乃王，乃王能從天乃道。因其道，道乃久。復道必靜，復始始，沒身不殆。與妄作凶，相反應。

右第十六章

老子釋解 卷之止 九

此章見為不盈者之極効也

太上知有之

其為君亦萬物並作而不辭已惟觀其歸根而已故下不知其号令發徵

之若但知有其君者在上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褚本無下焉字言上之執信不足則下乃有不信之心矣

信不足者謂不靜安而清生之者也夫上受下侮者蓋其上守失真精故也已守之至者太上即是也

親譽已下皆猶其貴言言疑功成事遂百姓皆曰

我自然

性蓋姓誤百姓皆曰我自然乃與上太上下知有之應

右第十七章

此章言離大道則不信因作焉居玄觀歸根則

其信全矣故稱仁義孝慈忠信而以為務者並

皆非至道也

大道廢有仁義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然後親之譽之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者言有

以仁義名稱聞者也

智慧出有大偽

不靜安而生之者智慧之稱聞者也智慧一出其弊必有

以大偽行之者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信

右第十八章

此章乃因前所言更分釋其細目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

文謂辭也所屬乃見素已下是也屬謂屬心也

右第十九章

老子

卷之止

此章為其欲有棄絕故更明其本屬也見素寡  
欲乃亦居玄之外用耳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言絕學是又無一憂也雖見素抱樸何不唯阿之聲不相遠也且善惡之分本

不多其間譬猶唯阿之聲不相遠耳人之所畏以下當屬之下句荒兮其未央哉言

相戒以畏惡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是以人皆尚學然而此其於見道恐其尚荒兮未央者也衆

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褚本作春登臺衆人悅學之進其智如享太牢

如乘春陽之發揚以登高臺氣象也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如褚本作乘乘兮若無所歸物以遊者且無所歸宿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皆恃其學識自謂有餘而我獨雖有識若遺忘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以明所以謂愚人之俗心也哉之本義也

人昭昭言俗人雖昭昭而我當獨若昏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

悶忽兮其若海忽褚本作澹言觀萬物之作當作若海觀漂兮若無所止

褚本漂作颺若作似言而已心之於夫萬物當漂兮若無所止於其中也衆人皆有以有

者乃仁義智慧之所由出者也即亦謂所學也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

貴食母貴下褚本作求二十五章云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右第二十章

此章因絕聖棄智更絕學智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惟道是從一語以收捨道之為前章絕學及頑鄙之旨

物惟恍惟惚此已下明道之為物兩惟字即是守字下因生中字惚兮恍兮猶

雖曰惚其中有象即前所謂惚兮惚兮其中有物前

兮恍兮復歸於無物而此云有物窈兮冥兮復歸言其中

有精此已下明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褚本其精自古

及今其名不去言道德之名不以閱衆甫父也衆甫

謂自古及今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言已

而以觀知其中有信是以知衆甫之然也

右第二十一章

此章更合道德以狀其物象且言自上古唯有

是二物以閱衆甫也

曲則全言不自全而自曲乃務以其曲則其竟必人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而其下繼之云古之所謂曲

則全者豈虛言哉據此益知曲字是謂自稱其所居

為偏曲之地位而人以下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

得其全之名歸之也蓋古少則得多則惑

而令變主客之情曰惑蓋以見下文為天下是以聖

式者亦惑則不可得之義者耳此一句束法人抱一為天下式

也言俾天下不自見故明以天下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以天下不自矜故長

夫惟不爭即抱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爭乃天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歸之者

其名也

右第二十二章

此章乃明聖人之作用一皆期之於夫萬物之

所復歸也希言自然不自見不自是等謂之希言希言則不得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

能久而况於人乎天地尚不能久其故從事於道者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者同於德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失者同於失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道者同於道言以已段與二十一章惟道是從應德

右第二十三章

此章又明其不期於復歸者之無益也

跂者不立即信不踳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褚本於曰餘

食贅行言為食設物或惡之物即道故有道者不處

也其德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老子釋義 卷之十一 十三



此章言物之惡餘食贅行以與前樂得同相反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按此本括天之運動所在以稱之曰道而恐其物相混難別故

曰先天地生老子豈能知之乎亦唯欲立其分別以明之之故其言如此寂兮寥兮獨立

而不改無與四時相與故曰獨立而不改亦以物或

遇寂寥則因改以遷就其有物之處言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動行也即是混天之運動為大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道字者表其德之等強為之名曰大以象稱之者也

今強為道名曰大者蓋以欲明道體之大曰逝大者

為物故也是以下更盡其義之詳細也逝曰遠遠曰反

四十一章曰反者道之動道之動必有反必曰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此又因可曰逝曰遠曰反者併舉其類也王之域中

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老子本意在明王者不可不

王居其一焉乃不勞多言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法猶言因也人因地而行地因天而發收

然而

右第二十五章

此章更明道所由生之本始因以備言其全体之為物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人為輕地為重天為躁道自然為靜是以聖人終

日行不離輻重應不離輻重蓋以譬其持重古者凡

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此蓋言其不輕躁也榮觀者謂人以其榮華誇世以為觀示者奈何萬乘之主裕本奈何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輕則外失其君也

右第二十六章

此章又以輕重靜躁明其根君而以見道之不可以不法也

善行無轍迹蓋令彼自行其行即是已之所善言無轍迹下皆做是義善計不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捷拒門木也橫曰關堅曰鍵言無關鍵則不可

開而無所不可閉無繩約則不可解而無所不可結故謂之善閉善結按前無轍迹無瑕謫之無是其物上無見有是物之謂後無關鍵無繩約之無是其事上無用是事之謂下無棄人物之無亦同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謂無棄人者即是也故曰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聾明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聾明無棄乃所以聾明為各常善乃所以聾以明為名是故無棄物然後有救物有不善人而後有善人若棄棄則無救之可以為也無棄物者乃是救物故善人者救之似宜不善人之師言立善人自師之資故善人者救之似宜不善人之師言立善人自師之資存不善人以令善人自改而己不善人者是似宜資蓋亦令彼自師之自改而己不善人者是似宜善人之資不貴其師即救之反不愛其資愛字即雖智大迷言人善不可不以貴人不可不以愛不則雖智亦徒自用則乃必大迷智竟成至愚矣按第三章云不尚賢使民不爭者與此貴師不同蓋尚是有所優劣貴只是隨偶而以貴之而不棄其不善而若

曰尚則是是謂要妙師善不棄不善而令棄不善人是謂要妙其以為資是謂要妙

右第二十七章

此章乃語重靜之用也

知其雄守其雌其字當着眼其雄即彼自雄之其雌即此自雌也其雌即不善人自師善人也其雌

即彼自師其不善也為天下谿為天下谿乃靜安也常德不離已無

所出復歸於嬰兒第十章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第十六章云

夫物之芸芸各復歸其根故此言內自抑其躁以知守其常德也其旨在使不好名而以制其氣矣

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第十章云明白四達能無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此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俾天下憑式已所抱之一則已所抱復歸於無極忒常少常一故天下之常德不忒也

常德不忒則已無所自立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

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此其旨在使不慕

身矣榮辱者自內而外也不待自外而至者樸散

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官長乃聖人用夫樸之

為器聖人因其受物用之則為官長矣凡人不能羨其

外而自以其能各自成其器或長於治農或長於治

軍旅或長於禮或長於樂是樸之分散各以為其器

者也聖人若用之則又各隨其材所長以為各官各

長是上古聖人用其樸散為器者之法如此矣各隨

其材而用之而不令之相慕相效而以矯偽是乃大

制不割即全用故大制不割為天下谿即所謂大制者

也聖人用樸散為器者為官長使其各有所職掌以

理於民而未嘗自任其賢智以行之故曰大制不割

右第二十八章

此章明重靜之極效乃為常德不離於天下而  
乃使天下之民復歸於嬰兒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褚本有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已下釋所以言其不得之故也神器言鬼神不可

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神敗之神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

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

泰言天下之物不可以齊故不可為也聖人唯自恐

奢泰是以去之也其過故自去其甚者奢者泰者也按欲取天下而

右第二十九章

此章以明大制不割之故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強乃甚其事好還下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

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有焉字果猶云

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矜伐亦與前二十四章相

強者也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言自果已往或有不

已雖然亦當期果而物壯則老一是謂不道褚本不

非道言不道早已物壯則老觀之則可見矣

右第三十章

此章因前云去甚奢泰遂及去強也

夫佳兵不祥之器佳兵即良弓良劍之類物或惡之物謂造物者也故

有道者不處褚本有是以二字處猶云蓄言不久處之也君子居則貴左

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此即貴右之類非君子之器不

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褚本有也字此而二句用兵之法

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美之者褚本作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此又

君子居貴左用兵則褚本無則字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

事尚左此又再釋改凶事尚右凶事尚右褚本右下有是以二

門人立拱而尚右以有妙之宗按禮檀弓孔子與喪故即亦凶事尚右之証偏將軍居左此凶事尚右之証

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褚本言下有居上勢則四宗居皆作處喪亦凶事之

一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右第三十一章

此章更結勿強之旨也

道常無名乃以明守樸則與道合也樸雖小小謂微賤也去甚奢泰則小天下

不敢臣與前用之為官長相應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

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褚本民作人十六

樸乃為之地者故天地相合即譬道樸之合以降其

露乃又以譬物之賓焉者也物將自賓則民莫之令

而自始制有名謂君臣上下等分其名已定也名亦既有夫亦將知

止言禮樂制作皆宜勿作之也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

川谷之於江海褚本猶作由海下有也宗此與上物將自賓句相應江海譬道川谷譬天下

右第三十二章

此章復更提三十八章樸字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者一句與上名亦既有句相應知人者其首與中庸知天

知人之勝人者有不自勝者強勝人與前以兵知足強天下相應

者富強行者有志強字與自勝者強相應不失其所者久不失其所

者者即自知自勝之謂死而不亡者壽死而不亡謂志也

右第三十三章

此章亦自前章知止來知天下神器不可為而

以自去其甚奢泰者即是自知即是知足者矣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此句以起下文可名於小可名於大之義不辭不名有不為主

即汜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

物名有愛養褚本作居衣被蓋愛養二字似而不為

主褚本有常無欲有不為主可名於小有矣字於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於上為作知下為作是

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褚本大故之間有也

右第三十四章

此章又言道與前章言久壽之德相配

執大象天下往執大象乃終不為大是也道乃大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此句以起下樂與餌過客

止止則是害之也乃與道之出口褚本口作言執者

淡乎其無味與餌之反此句因又言其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足聞與樂餌不同以別之也用之不可既

右第三十五章

此章執是以德者而大象即道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此二十一章曲則全

枉則直者與此同音柔勝剛弱勝強皆本柔弱下魚不可脫於

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魚不可脫於淵者言侯王

人抱一為天下式若夫自見自是則物自實是以聖

所惡而自失其所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句  
猶如魚不可脫於淵故不可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也

右第三十六章

此章亦自前不可既來而要之即期之於其復歸者耳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乃以國侯王若能守萬

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化而欲作句與名吾將鎮之以

無名之樸乃上文知止之謂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

欲以靜天下將自定定補本作正

老子釋解卷之上終

老子釋解卷之上





